

"chinglish" 记录本

◎[德]纪韶融 王紫薇 译

在网上,有一个叫“Chinglish”的博客专门记录我们城市的各种中国式英语,博主纪韶融很乐意为我们讲讲他和中国式英语的故事。

我与中国式英语的亲密接触

2000年7月25日,从海德堡起航的飞机将我送往遥远的中国。当时我刚学了几个月汉语,也为我的中国之行做了不少准备,然而“中国”两个字在我脑海里还仅仅同课本上的那些黑白历史照片联系在一起。朋友为我预订好的出租车接我从虹桥机场驶向上海市区,一路上高楼大厦扑面而来,陌生,但是与大部分西方现代都市并没有太大不同。快到目的地时,我的视线突然被车窗玻璃下的一行提示语吸引,在这张略微泛黄发旧的不干胶贴纸上,印着一行中文“请勿忘随身物品”,下面一行的英文“Don't forget your thing”却一下子把我给逗乐了,因为这句话在英语语言文化中的表达的意思是,提醒男性乘客“别忘带走你的‘小弟弟’”。来中国之前,我虽然无数次抱着汉语课本,一边复习一边设想,但还是没有想到,我闯荡中国的日子会有这样一个充满幽默感的开头。凭着记者的本能,我赶紧拿起相机抓拍下了这张有趣的提示标,这也是我第一次与中国式英语“亲密接触”。

还是在刚到后不久的那个夏季里,有一天在街上又热又渴,我一路喝了太多的饮料,不得不四处寻找“方便之门”。一看到写着“厕所”汉字的小房子,我就立刻跑进去,一解内急。准备冲水时一抬头,忽然看见白色瓷砖墙上挂着一块红色的提示牌:“Wash after relief”。天啊,中国的厕所光冲(flush)不行,居然还要“洗”(wash)!再仔细看看中文,原来想说

的其实只是“Please flush after use”(用过请冲水)。

2000年,上海街头还时常见到门口写着“W.C.”的公共厕所。如今大家都已经知道,英语中的“W.C.”和中国人说“茅房”或者“茅坑”差不多,很多公共厕所都改成了“Toilet”。不过在上海野生动物园,我见过比“W.C.”还要生猛的厕所标牌——“Deformed man toilet”(畸形人厕所)。厕所内为方便坐轮椅的残疾人准备的设备让我明白了它的真正用途,那块金光闪闪的标识牌却一下子摧毁了西方人苦心罗织的温情面纱,让人有点尴尬,又觉得十分有趣。我把拍下来的照片发给我在德国的一个朋友看,他愣了数秒钟,然后哈哈大笑。我有一个坐轮椅的美国朋友,他看到照片,也一点都没有生气,还要我转发一张给他。

中国式英语的秘密

在上海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慢慢发现这种中国式的英语误用现象在商场里的商品说明、公共场所的标识牌、公园里的提示牌甚至是路标上都能觅到踪影。因为已经学过一段时间中文,这些用错了的英文标语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多困扰,反而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开始琢磨这些错误产生的原因。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小秘密。我的一个中国朋友要我帮忙,原来,公司老板要他把办公室的各种标识都翻译成英文。公司里根本没有专人负责这项工作,而他是个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被

同事们认定是英文最好的人,于是他要他来翻译。他把那些需要翻译的标识,像“办公区禁止吸烟”、“请勿喧哗”、“小心滑倒”之类的语句发给了我,我向他保证周末之前一定会交给他。他却对我说根本不必太认真,因为公司里牌子的英文标识是不会有人去看的,再说,他的老板也根本就不懂英文。我想这可能是造成那么多错误的原因之一。

各种中英对照的标识对英语的误用好几种。一种是很明显的,比如单词拼写错误,丢掉了一两个字母或者是误拼成了想像的单词。还有一种错误是因为字对字的“直译”,或者是用了快速翻译软件。这样翻译出来的英文,虽然每个单词对应的汉语字词都没有错误,但是整个语句却不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像“The sea fucks goods”(海干货区)和“salty to fuck the peanut”(咸酥花生)这样的充满性意味的英文可不是恶作剧,它们都真的出现在中国超市里。而另一些中国式英语形成的原因可能更为复杂,最明显的就是中国的菜单。那些种类丰富、名称独特的中国菜是根本没办法找到恰当的英文对应的。我和自己本国的朋友们到中国餐馆吃饭时,最喜欢的餐前开胃活动就是几个人围在一起研究菜单,猜测“Rolling donkey”(打滚的驴:驴打滚)和“4 Glad Meatballs”(四个快乐的肉球:四喜丸子)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四川饭馆,菜单上“夫妻肺片”被翻译成“man and wife lung slice”,着实把我们吓得不轻,还以为闯入了食人



纪韶融 (Oliver Lutz Radtke), 德国人, 曾在中国留学, 做过自由记者, 通晓德、英、中三种语言。他用照相机和文字为中国式英语建立了一个“网络博物馆”。

国。还有一次吃饭, 朋友把菜单上“童子鸡”的菜名指给我看, 旁边的英文是“Chicken without sexual life” (没有性生活的鸡), 我笑得当场喷饭。实在看不懂菜单时, 我们就乱点一通, 每次居然总会有意外发现的美食。

当然还有很多错误是源于中国独特的语法结构、文化和思考方式, 虽然我在大学主修的科目是世界哲学, 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至今我都还没有研究清楚。有一类标牌上的英文就属于中国人的独创, 充满了中国的智慧和创造力。比如在虹口公园的草坪上, 能见到这样的提示: “Little grass has life, please watch your step” (小草有生命, 足下请留情), 这样的教育方式完全是中国化的, 却非常可爱, 也非常让我感动。

我知道中国现在也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外国人在帮助中国纠正各种错误的英文标识。但与他们不同的是, 很多错误在我看来反倒是另类艺术, 是

中国人的绝妙创意。研究这些误用的英文, 可以从中看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可以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人的想法。在其他亚洲国家, 比如越南、泰国、柬埔寨

寨, 也有类似中国式英语的“土著英语”。在新加坡, 这种与本国语言结合而误用英文的现象被称为“Singlish”, 但是只存在于口语中, 公共标识上的英文都是相当规范的。

为中国式英语建个网络博物馆

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四处游走、拍照, 我居然一次都没有迷路。不过这一点也让我有些遗憾, 因为在我的想象中, 如果沿着一个错误的路标走下去, 也许在尽头又会发生未知的奇遇。在上海的两年多里, 我专门留意中国式英语这种独特的语言现象, 发现一个就用相机拍下一个, 并且开了自己的博客, 放上这些照片, 还为它们加几句评论。

离开中国之后, 我把这件事托付给中国朋友, 请他们在见到有中国式英语的标牌时也拍下来, 让我的“Chinglish”博客不断得到充实更新。博客上每

天都有新的留言, 有中文的, 也有英文的, 我由此结识了更多的朋

友。他们来自世界各地, 和他们聊天也是我的一大乐趣。有一天, 我在博客上贴出了一幅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拍下的标语, 在评论的结尾, 我问哪位朋友能帮我再去现场检查一下, 看标语还在不在。没想到过了几天, 真的有个北京女孩专门跑了好远到那里去看, 她回复E-mail给我说, 那条标语已经被换成了很规范的英文。我们又互通了几次E-mail聊天, 我惊讶地发现, 世界真小, 她的一个中国朋友的德国妻子竟然就是我的大学同学。

我从拍下第一张照片的时候就知道, 这些中国式英语终有一天会消失。它们就像是在中国国际化发展中沉积下来的语言化石, 我的博客就是陈列这些化石的网络博物馆。最近, 我还把我与中国式英语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Chinglish - Found in Translation》。随着北京奥运的临近, 全中国, 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掀起了学英语的热潮, 懂英文的人越来越多, 这样的不规范用法也就越来越少。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花大力气规范公共场所的英文标识。我听说, 北京已经出台了餐饮业英语的翻译标准, 还规范了路标的书写。这的确是一件好事, 可我有时候又会担心, 中国式英语中那些充满创意和趣味的中国翻译方式, 是不是也会就此绝迹了呢? ■

(图片来源: 纪韶融的博客“Chinglish”, 域名: www.chinglish.de)

(责编 安林)

